

錢鐘書

散文卷 钱钟书选集



钱钟书选集

散文卷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钱钟书选集·散文卷/钱钟书著. -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01.9
ISBN 7-5442-1954-2

I. 钱… II. 钱… III. ①钱钟书-选集 ②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56603 号

QIANZHONGSHU XUANJI

钱 钟 书 选 集 (全两册)

作 者 钱钟书
责任编辑 袁杰伟 杨 雯
封面设计 合和工作室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 (0898) 65350227
社 址 海口市机场路友利园大厦 B 座 3 楼 邮编 57020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瑞兴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30.5
字 数 820 千字
版 次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册
书 号 ISBN 7-5442-1954-2/I·373
定 价 55.00 元 (全两册)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目 录

小品杂文

石语（并序）	（3）
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	（12）
窗	（18）
论快乐	（21）
说笑	（25）
吃饭	（28）
读《伊索寓言》	（32）
谈教训	（36）
一个偏见	（40）
释文盲	（44）
论文人	（48）
谈交友	（51）
答《大公报·出版界》编者问	（58）
杂言	（59）
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	（61）
意中文学的互相照明：一个大题目，几个小例子	（65）
美国学者对于中国文学的研究简况	（69）
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中国文学情况	（74）
在中美比较文学学者双边讨论会上的发言	（79）
“鲁迅与中外文化”学术研讨会开幕词（摘要）	（81）

和一位摄影家的谈话	(82)
作为美学家的自述	(83)
答《人民政协报》记者问	(84)

学 术 小 品

《宋诗选注》诗人点评 (八十家选四十七)	(87)
柳开	(87)
王禹偁	(87)
林逋	(88)
晏殊	(88)
梅尧臣	(90)
苏舜钦	(91)
欧阳修	(91)
柳永	(92)
李觏	(93)
陶弼	(94)
文同	(94)
曾巩	(96)
王安石	(96)
郑獬	(100)
苏轼	(100)
秦观	(103)
张耒	(105)
贺铸	(106)
唐庚	(106)
黄庭坚	(107)
陈师道	(109)
徐俯	(110)

韩驹·····	(112)
陈与义·····	(113)
朱弁·····	(115)
曹勋·····	(116)
董颖·····	(118)
周紫芝·····	(118)
刘子翥·····	(119)
杨万里·····	(122)
陆游·····	(128)
范成大·····	(133)
尤袤·····	(136)
萧德藻·····	(137)
王质·····	(138)
陈造·····	(138)
姜夔·····	(138)
徐玠·····	(139)
华岳·····	(142)
戴复古·····	(143)
王迈·····	(143)
刘克庄·····	(144)
严羽·····	(145)
周密·····	(147)
文天祥·····	(148)
汪元量·····	(149)
萧立之·····	(149)
《宋诗选注》注文选粹(二十则) ·····	(150)
郑文宝《柳枝词》注四·····	(150)
王禹偁《寒食》注二·····	(151)
王禹偁《村行》注一·····	(151)

林逋《孤山寺端上人房写望》注三	(152)
梅尧臣《陶者》注一	(153)
王安石《书湖阴先生壁》注二	(154)
王安石《泊船瓜洲》注二	(155)
刘攽《江南田家》注二	(155)
苏轼《荔枝叹》注一	(156)
张耒《和周廉彦》注二	(157)
曹勋《入塞》注二	(158)
周紫芝《禽言》注一	(158)
刘子翬《汴京纪事》注四	(159)
陆游《剑门道中遇微雨》注二	(160)
陆游《醉歌》注一	(161)
范成大《催租行》注四	(162)
范成大《州桥》注二	(163)
叶绍翁《游园不值》注一	(164)
乐雷发《乌乌歌》注一	(164)
萧立之《第四桥》注二	(166)

文 论

小说琐征	(170)
作者五人	(173)
论俗气	(179)
论不隔	(185)
小说识小	(189)
谈中国诗	(199)
说“回家”	(207)
中国诗与中国画	(210)
读《拉奥孔》	(237)

通感	(261)
林纾的翻译	(274)
诗可以怨	(307)
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	(322)
一节历史掌故、一个宗教寓言、一篇小说	(348)
《宋诗选注》序	(364)
说李贺《致酒行》“折断门前柳”	(385)

书 评

《一种哲学的纲要》	(389)
为什么人要穿衣	(392)
《大卫·休谟》	(395)
《中国新文学的源流》	(398)
休谟的哲学	(403)
鬼话连篇	(408)
英译千家诗	(412)
《美的生理学》	(413)
约德的自传	(419)
《落日颂》	(423)
旁观者	(430)
《近代散文钞》	(435)
读《道德定律的存在问题》书后	(438)
论复古	(441)
《马克斯传》	(447)
《不够知己》	(448)
白朗：咬文嚼字	(450)
《英国人民》	(453)
《游历者的眼睛》	(456)

序 跋

《写在人生边上》志谢	(461)
《写在人生边上》序	(462)
重刊《中国诗与中国画》缘起	(463)
徐燕谋诗序	(464)
《徐燕谋诗草》序	(467)
《筇都集》序	(469)
《谈艺录》序	(470)
《谈艺录》小引	(472)
《谈艺录》引言	(473)
《宋诗选注》香港版前言	(474)
《干校六记》小引	(477)
《记钱钟书与〈围城〉》附识	(479)
《复堂日记续录》序	(480)
《壮岁集》序	(483)
《走向世界》序	(484)
《七缀集》序	(486)
《七缀集》修订本前言	(487)
《旧文四篇》序	(488)
《也是集》序	(489)
敬题《中国比较文学年鉴》	(490)
表示风向的一片树叶	(491)
《史传通说》序	(493)
《〈管锥篇〉与杜甫新探》序	(494)
《吴宓日记》序言	(495)
《周南诗词选》跋	(497)

小品杂文

本辑收录作者有关文学小品和杂文作品，包括早年所写谈话录《石语》和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1941年上海开明书店版）的全部小品，以及写于二十世纪四十至九十年代的一些演讲稿、随笔、杂感等等。

石 语（并序）^{*}

陈衍石遗说 钱钟书默存记

民国二十四年五月十日，石遗丈八十生辰，置酒苏州胭脂桥寓庐，予登堂拜寿。席散告别，丈恍然曰：“子将西渡，予欲南归，残年远道，恐此生无复见期”。余以金石之坚，松柏之寿，善颂善祷。丈亦意解。是年冬，余在牛津，丈寄诗来，有“青眼高歌久，于君慰已奢”等语，余复书谢。以后音讯遂疏。二十六年夏，得许大千信，则丈以疝气卒矣。欷歔愴怆，为诗以哭。中日战事寻起，而家而国，丧乱弘多，遂无暇传其人，论其志行学问。息壤在彼，斯愿不知何日偿也。

犹忆二十一年阴历除夕，丈招予度岁，谈宴甚欢。退记所言，多足与黄曾樾《谈艺录》相发。因发篋陈稿，重为理董。知人论世，或可取裁；偶有愚见，随文附注。至丈奖饰之语，亦略仍其旧，一以著当时酬答之实，二以见老辈爱才之心，本不妄自菲薄，亦何至借重声价。题曰《石语》。天遗一老，文出双关。今也木坏山颓，兰成词赋，遂无韩陵片石堪共语矣。呜呼！民国二十七年二月八日默存记于巴黎客寓。

余早岁学为骈体文，不能工也，然已足伤诗古文之格矣，遂抛去不为。凡擅骈文者，其诗、古文皆不工。余弟子黄秋岳，骈文集有清一代之大成，而散文不能成语，是其例也。丈言时，指客座壁

* 本文是作者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留学巴黎时，追忆与文坛耆宿陈衍（1856—1937）一次谈话的笔录。内容涉及到对清末民初一些文人士的评鹭。

上所悬秋岳撰《七十寿屏》云：此尤渠生平第一篇好文字。钟书按：黄文结构，全仿彭甘亭《钱可庐寿序》。

为学总须根柢经史，否则道听途说，东涂西抹，必有露马脚狐尾之日。交好中远如严几道、林琴南，近如冒鹤亭，皆不免空疏之讥。几道乃留洋海军学生，用夏变夷，修文偃武，半路出家，未宜苛论。琴南一代宗匠，在京师大学时授《仪礼》，不识“清”字，欲易为“酒”字；钟书按：“清”一作“渚”，《越缦堂日记》第十八册四十六页训释最备。又以“生弓”为不词，诸如此类，鹵莽灭裂，予先后为遮丑掩盖，不知多少。琴南反致书余弟子刘东明云：“汝师诗学自是专门名家，而于古文全然门外汉，足下有志古文，舍老夫安归”云云，大可嗤笑^①。琴南既歿，其门人朱某记乃师谈艺语为一书，印刷甚精，开卷即云：“解经须望文生义，望文生义即以经解经之谓”；又曰：“读经有害古文”。皆荒谬绝伦语。余亟嘱其弟子毁书劈板，毋貽琴南声名之玷。其弟子未能从也。按：朱名羲青，潜江人。其书名《文微》，石遗书与朱答书均附卷末。“望文生义”条遵石遗语删去，而于“经与古文”之辨，则断断不相下。畏庐书多陈腐空泛，有一则云：“东坡每谓东野诗如食小鱼，此外无他语。”真咄咄怪事。且极诋桐城派，盖暮年侈泰，不无弃州所云舞阳绛灌，既贵而诋屠狗吹箫之意也。朱氏笔舌塞吃，绝无学问。答石遗书有云：“张和仲纂千百年眼一千卷”，可笑。鹤亭天资敏慧，而早年便专心并力作名士，未能向学用功。前日为胡展堂诗集求序，作书与余，力称胡诗之佳，有云：“公读其诗，当喜心翻倒也。”^②夫“喜心翻倒”出杜诗“喜心翻倒极，呜咽泪沾巾”，乃喜极悲来之意，鹤亭误认为“喜极拜倒”，岂老夫膝如此易屈邪？按：《小仓山房尺牍·答相国、与书巢》二札皆有此语，是随园已误用矣^③。

琴南最怕人骂，以其中有所不足也。余尝谓之曰：“夫谤满天下，名亦随之，君何畏焉？”任京师大学教习时，谬误百出，黄秋岳、梁众异尝集沈涛园许，议作《畏庐弟子记》。沈为二子改名，一曰无畏，一曰火炉。畏庐闻之大恐，求解于予焉。

曾履川尝欲学文于畏庐，畏庐高坐而进之曰：“古文之道难矣，老夫致力斯事五十年，仅几乎成耳。”履川大不悦，以为先生五十

年所得尔尔，弟子老寿未必及先生，更从何处讨生活耶？去而就吴北江。北江托乃翁之荫，文学造诣，实逊畏庐，而善诱励后进，门下转盛于畏庐也^④。

章太炎黄季刚师弟，皆矜心好诋，而遇余均极厚。季刚不知在何处曾从学于江叔海，尝谓余曰：“叔海无所不知，而亦一无所知。”叔海倾心东洋人，好拾其说，讲古学。余语叔海云，此等事不如让梁卓如出头地。叔海不快。钟书对曰：“叔海《慎所立斋诗文集》有季刚与奚度青题词，皆自居弟子。叔海议论确有近任公者，任公推王荆公为第一大政治家，叔海《半山寺诗》用意亦同。”丈曰：信有此耶？按：《半山寺诗》云：“理才心本殊桑孔，绍述谋应罪卞京。今日尚留新法在，后儒底事浪讥评。”自注曰：“保甲免役，至今行之，不独社仓为青苗遗法也。”按：范肯堂伯子诗集有《东坡生日诗》，极推荆公而斥东坡之立异，此郭鞬庐所谓“不谓闭门范伯子，已曾奋笔诤东坡”也。盖任公推荆舒，实为戊戌变政解嘲，伯子亦有同感耳。叔海则翻案也。又按：叔海《东游绝句》论童蒙教本，与石遗《童孙诗》针锋相对，当时忘记，未能对丈言之。江诗云：“花笑爷同桃太郎，教科书颇近荒唐。须知道本在粗浅，高语精微毋乃狂。”陈诗云：“《千家诗》是潜夫选，《三字经》原伯厚成。绝世文人从此出，教科坊本漫争鸣。”

清华教诗学者，按：时余肄业清华。闻为黄晦闻，此君才薄如纸，七言近体较可讽咏，终不免干枯竭蹶。又闻其撰曹子建、阮嗣宗诗笺，此等诗何用注释乎？

王壬秋人品极低，仪表亦恶，世兄知之乎？钟书对曰：“想是矮子”。丈笑曰：何以知之？曰：“忆王死，沪报有滑稽挽诗云：‘学富文中子，形同武大郎’，以此揣而得之。”曰：是矣。其人嘻皮笑脸，大类小花面。著作惟《湘军志》可观，此外经学词章，可取者鲜。余诗话仅采其诗二句，今亦忘作何许语。钟书对曰：“似是‘独惭携短剑，真为看山来’。”曰：世兄记性好。

人以“优孟衣冠”讥壬秋诗，夫“优孟衣冠”，亦谈何容易。壬秋之作，学古往往阑入今语，正苦不纯粹耳。至以“泥金捷报”入诗，按：参观黄曾樾记《谈艺录》。岂不使通人齿冷！钟书对曰：

“湘绮晚年作品，纯乎打油体。早年《夜雪集》中七言绝句，已不免英雄欺人矣。即如《圆明园词》此老压卷之作，尚有‘即令福海冤如海，谁信神州尚有神’等语，宁非俳体乎？”^⑤丈曰：世兄记得多。按：《湘绮楼日记》第三十册，自称其诗“不古不唐不清，适成自由体”，可谓有自知之明。其诗中俗语有甚于“泥金捷报”者，余别有检举，当时未及。

钟嵘《诗品》乃湖外伪体之圣经，予作评议，所以捣钝贼之巢穴也，然亦以此为湘绮门下所骂。钟书对曰：“有沃邱仲子自称王氏弟子，作《当代名人传》，于丈甚多微词。又有杨哲子之弟杨钧，字重子，与兄同出王门，作《草堂之灵》，亦讥公不读唐诗。”丈大笑曰：王学实少通材。钟书问曰：“丈于陈伯弢、宋芸子以为何如？抱碧斋之精洁，问琴阁之风华，所谓智过其师、青出于蓝者耶？”丈曰：世兄言或是，惜老夫于二家著述，所见不多。

论诗必须诗人，知此中甘苦者，方能不中不远，否则附庸风雅，开口便错，钟嵘是其例也。按：详见《诗品平议》卷下。此说实发于曹子建《与杨德祖书》，余别有考论。详见拙作《中国文学批评之假设》一文。余刻清人五种诗评皆秘本，按：五种者：竹垞批少陵、覃谿批渔洋、蒋石批樊榭、杜园说杜、仲则诗话。有裨学人不浅。钟书对曰：“《粟香随笔》备录覃谿为戴可亭评《渔洋精华录》，与公所得，似非一本。”^⑥丈曰：得闲可示我。

余作《元诗纪事》，煞费经营，以材料少，搜集匪易，不比樊榭《宋诗纪事》之俯拾即是也。钟书问曰：“有陈田者，作《明诗纪事》，极为淹雅，不知何人？”丈曰：田字松山，贵州人，官御史。家中堆床塞屋，皆明人别集。《纪事》一书，盖罄一家之财力，聚一生之精神为之。余忝愚其刊板，陈尚秘不肯示人也。余《近代诗钞》中选陈诗二首，世兄岂忘之耶？余欲为《文士传》，记交游中学问博通而声名黯淡者，陈其一焉。

陈散原诗，予所不喜。凡诗必须使人读得、懂得，方能传得。散原之作，数十年后恐鲜过问者。早作尚有沉忧孤愤一段意思，而

千篇一律，亦自可厌。近作稍平易，盖老去才退，并艰深亦不能为矣。为散原体者，有一捷径，所谓避熟避俗是也。言草木不曰柳暗花明，而曰花高柳大；言鸟不言紫燕黄莺，而曰乌鸦鸱枭；言兽切忌虎豹熊黑，并马牛亦说不得，只好请教犬豕耳。丈言毕，抚掌大笑。

易实甫尚有灵机，曾重伯实多滞气。钟书对曰：“古人云，‘沉博绝丽’，重伯只做到前两字。”丈曰：然。

世兄诗才清妙，又佐以博闻强志，惜下笔太矜持。夫老年人须矜持，方免老手颓唐之讥，年富力强时，宜放笔直干，有不择地而流、挟泥沙而下之概，虽拳曲臃肿，亦不妨有作耳。按：丈言颇中余病痛。

郑苏戡诗专作高腔，然有顿挫故佳。而亦少变化，更喜作宗社党语，极可厌。近来行为益复丧心病狂，余与绝交久矣。按：时一二八沪战方剧。

陈弢庵是翰苑出色人才，做八股文、赋试帖诗、写白折子，皆拿手当行。二十年刮垢磨光，诗文卓然可观，字亦有涪翁气息。钟书曰：“丈《匹园诗》所谓‘黄书楹帖苏书扁，亚字阑干卅字文’者也。”丈大笑曰：世兄记老夫诗熟。钟书曰：“弢庵书终似放脚娘姨^⑦，不甚自在。梁武帝评羊欣所谓‘举止羞涩’者有之。”丈曰：此乃结习难除，不能怪他。科举之学，不知销却多少才人精力。今人谓学校起而旧学衰，直是胡说。老辈须中进士，方能专力经史学问，即令早达，亦已掷十数年光阴于无用。学校中英算格致，既较八股为有益，书本师友均视昔日为易得，故眼中英髦，赳赳突过老辈。当年如学海堂、诂经精舍等文集，今日学校高才所作，有过无不及。以老夫为例，弱冠橐笔漫游，作幕处馆，穷年累月，舍己耘人，惟至欲动笔时，心所疑难，不得不事翻检。然正以无师自通，亦免于今日学生讲义笔记耳学之弊焉。按：所见先辈中为此论者，惟丈一人，通达可佩，惜学校中人未足当此也。

赵尧生与余至交，恨近来音问不通。其诗沉挚凄凉，力透纸

背，求之侪辈，豁焉寡俦^⑧。余前日于卧室悬其赠余楹帖，清夜梦回，忽思得联语悲苦，大似哀挽。悬处适有余小像，则似遗容，非吉兆也，亟撤之。钟书问曰：“联语是‘一灯说法悬孤月，五夜招魂向四围’否？”丈曰：何以知之？曰：“读公《诗话》知之。汪辟疆作《光宣诗坛点将录》，亦引此为丈赞语也。”丈点首，因朗吟尧生此诗一过，于末语“老无他路欲安归”，尤三复不置。按：后晤辟疆，知丈以《点将录》中仅比之为神机军师朱武，颇不悦。余亦以为辟疆过也。

李审言不免短钉，所谓可愧在碎者是矣。渠自比子部杂家，杂也可，碎也不可。

作文难于作诗，伪魏晋体及桐城文皆无出息人所为，又散文中杂以骈语，如阳湖派所为亦非体。按：丈《诗话》中论李莼客文已有此说，实语病也。

唐蔚芝学问文章，皆有纱帽气，须人为之打锣喝道。余作《茹经堂三集序》驳姚惜抱考订义理词章三分之说，而别出事功一类，即不以文学归之也。

叶长青余所不喜，人尚聪明，而浮躁不切实。其先世数代皆短寿，长青惟有修相以延年耳。新撰《文心雕龙》、《诗品》二注，多拾余牙慧。序中有斥梁任公语，亦余向来持论如此。任公专工作策论上条陈，他人万言不能详尽者，任公只须用五千字，斯其绝技耳。

陈柱尊人尚好学，下笔亦快，惟大言不惭，尝与予言，其诗有意于李杜苏黄外别树一帜。余笑而存之。钟书曰：“柱尊真可当土匪名士之号。”丈曰：品题极切。

结婚须用新法，旧法不知造成几许怨耦。若余先室人之兼容德才，则譬如买彩票，暗中摸索，必有一头奖，未可据为典要。又如苏戡堂堂一表，而其妻乃淮军将领之女，秃发跛足，侏身麻面，性又悍妒无匹。苏堪纳妾，余求一见，其妻自屏风后大吼曰：“我家无此混账东西！”苏戡亦殊有杖落地而心茫然之意。^⑨。清季国事日